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六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宗衡等攻揚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峰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眾數萬乾寧二年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峯取勛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為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

殺處訥建峰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
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為邵州刺史建峰不與勛率兵攻
湘鄉建峯遣殷擊勛於邵州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
部曲飲酒謹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搗
擊殺建峰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為帥佶將入府乘馬輒
踞齧傷佶解佶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安勇可
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
至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
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
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
管劉士政賔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
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

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阮之遂置桂
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
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賓為揚行密所執行
密收儒餘兵為黑雲都以賓為指揮使賓從行密攻戰數
有功為人所負重未嘗自行密愛之問賓誰家子賓曰馬
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賓不對他
日又問之賓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
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
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為吾合二國之
權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賓歸
殷大喜表賓節度副使行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
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

遂攻殷殷遣秦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劉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劉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殺存及陳知新彥暉取岳州梁太祖即位殷遣使脩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首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三世將家懇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基母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

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堵上乃奔於楚基母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昔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州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環辰州宋鄴澱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朗州為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開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開上將軍殷以其弟竇為左相存為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為學士末帝時加殷臣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詰洞庭廣挾希範對曰車

駕南巡纒堪飲馬尔莊宗嘉之壯宗平蜀殷大懇表求致
仕莊宗下爾書尉勞之明宗即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
月荆南高季昌執其首使史光弼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
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丘方尚寡與揚行密成納
劉龍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於甘將高郁郁曰成納地狹
兵寡不足為吾患而劉龍志在五管而已揚行密孫儒之
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權必以尊王仗順霸者之業
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結隣敵然後退脩兵農
畜勇而有待尔於是殷如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
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鄧復等置邸務以賣茶其利
十倍郁又調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
以通商旅而收其筭并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

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
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
之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實為
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
諸軍事姚彦章為左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頴
為司空拓拔常為僕射馬珙為尚書文武皆進位謚其曾
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
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為贈
謚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荆
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疆患之嘗
使謀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曰季昌

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患以為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夫十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母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氏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老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不父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身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泣頃食良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豈豈之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

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居于家故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龍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劔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暉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謹呼獨常沈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州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勳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勳等攻溪州士然走煥州遣其子師高率諸蠻酋降于勳溪州西接梓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

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李阜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
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
部祥柯張萬濬率其夷獞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
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為
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
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觀廷諫希範曰先王
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
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
之時誠能來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
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士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
謝之思觀噴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
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不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
入謁希範呼閤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謝
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
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範希廣不從希範為朗州節度
使希範之卒希範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瑁謀曰武
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
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
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
範於硤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範憤然而去乃
遣使請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
勞講解之希範怒送款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
瑁許可瑁等禦之彥瑁敗希範於僕射州希範去謁溪洞

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
遏諸蠻劉彥瑀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瑀敗於涓州希
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兵
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斌貞堅城不戰希
萼呼斌貞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斌貞曰君王兄弟不
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
不盡節希萼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瑀許可
瓊屯水東彭師高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
雜以蠻延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
自巴溪渡江趨岳林賊後夜擊之希廣以為可而可瓊已陰
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高請可瓊計事瓊曰叱之
曰視汝父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

之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揚條戰于門中希
萼少嗣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
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
為惡徒為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
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
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用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
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
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
士執禍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
遣彭師高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高奉希萼為衡山王臣
於李景希崇懇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錡入楚盡遷馬氏之
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

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
遏諸蠻劉彥瑀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瑀敗於涓州希
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兵
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斌貞堅城不戰希
萼呼斌貞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斌貞曰君王兄弟不
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
不盡節希萼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瑀許可
瓊屯水東彭師高登城望水西軍入曰希廣曰武陵兵驕
雜以蠻延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陳山前臣以步兵三千
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為可而可瓊已陰
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高請可瓊計事瓊目叱之
曰視汝父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

之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揚條戰于門中希
萼少嗣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
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
為惡徒為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
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
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用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
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紹等謀作亂
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
士執禍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
遣彭師高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高奉希萼為衡山王臣
於李景希崇懇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
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

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
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
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貫右千
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為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達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
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為辰州刺史進達少為靜江軍卒事
希範為指揮使希範攻希廣以進達為先鋒陷長沙長沙
遭亂殘毀希範使進達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達
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柵歸武陵希範方醉不能省
明日遣將唐者翫追之及于武陵者翫戰大敗而還進達乃逐
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為帥進達自為副已而希
範將徐威等作亂縛希範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邊

鏑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達與行軍
司馬何景直等攻錫於長沙錫敗走周廣順二年言奉表
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
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為武平軍在武安軍上言言為
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達進達自必言已所迎立不為之
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
過何景直朱全琇尔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
梧桂宜蒙等州進達因白言召景直等會且致晟言信之
遣景直全琇往至且見殺乃舉兵龍襄武陵執言殺之奉表
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達為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
進達南面行營都統進達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
嗣進達故時同列待進達甚謹進達左右就叔嗣求賂叔

嗣不與左右說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
達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
以兵襲武陵進達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
達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達俱為靜江軍卒事希範為軍
校進達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
將李建期進達為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為進
達行軍司馬進達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謀策遂龍殺言
進達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
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達或勸其入武陵叔嗣
曰吾殺進達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
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

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
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
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
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
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
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
謀為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
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
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
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
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
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

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擁畝
間乎行逢彊邀之以群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
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
易為逃死爾行逢為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
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
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快快不得行軍司馬吾死
文表必叛當以揚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
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
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
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
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即君乎年未成人而
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

敗之初保權之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
至而文表為師璠所執延釗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
師其後事具國史後自唐乾寧三年入湖南至周廣
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注

相其於律具迴文...
 至而文夫...
 相其於律具迴文...
 至而文夫...
 相其於律具迴文...
 至而文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受盛高澂傳汝舟校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
 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群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群
 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次母錄事鍾
 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甚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
 豫章人有善術者望年斗間有五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
 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父起
 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
 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米召縣中賢
 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
 外來見起及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

此吾子全金錢生爾術者名鏐至孰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
因此人也乃尉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
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
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館之鏐善射與朔稍通圖緯諸
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邛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
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邛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
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
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
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跡之斬首數百級鏐曰
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白
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
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况

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杜之
召重青曰賊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
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為八
都以鏐為都指揮使成及為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
祭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侯平約屯
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取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
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
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平約漢宏易服持
膾刀以遜治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
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為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
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政施堅賈實等以舟兵屯
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

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
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抗
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
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
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勸官
薛朗為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
具軍禮郊迎詔寶於檀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
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錄攻徐約約敗走入
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
南鏐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瑋
州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重昌為節度使封隴
西郡王杭州武陵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為副使及字

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瑋
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為將校沈松皮光業林鼎羅
隱為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
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妻罵不
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為直妖人應智王温
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為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
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
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
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為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
銘其衣曰歸我副使黃竭切戒昌以為不可昌大怒使人
斬竭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
自求死邪投之圍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

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重
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
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
待罪鏐乃遣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巖石
侯乞兵於揚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
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珣湯曰表邪正庸人不知兵遇全
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
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請之自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
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
為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曠目大呼投
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為
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

鏐券如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光
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
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
于淮南揚行密遣其將康傑雁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鏐
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
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人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
城宴故老山林皆獲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
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
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傳鏐
及其將馬綽陳為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
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
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

武曰東武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縮急必召淮兵至患不
細矣揚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閱我鏐以為然全武曰
獨行事不必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璠
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縮果召田頔於宣州全武等
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璠亟召頔還頔取鏐錢百萬質鏐
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
列宿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為安
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
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邪遂授之太祖
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
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
之江西危全諷等為楊渥所敗信用危仔倡奔於鏐鏐惡

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為安國
縣廣義鄉為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
蘇州鏐遣其弟鋹鏐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
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
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
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
之本等走擒其將閻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
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字
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
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鏐居
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權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
開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

置官屬四年揚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
元年賜鏐詔書畧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來王冊莊
宗不其議於有司群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王冊郭崇
韜尤為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王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
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
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王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
册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即位安
重誨用事鏐致書曰重誨望皇親嫂重誨大奴是時供奉官烏
昭遇韓政使吳越既還政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為奏削
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緇表聞道
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
諡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少為質於田頔頔叛於吳揚行密會越東攻
之頔母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頔母嘗救護之後頔將出師
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即是日頔戰死元瓘得歸鏐
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
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
請立之鏐乃出禁鑰數箴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
卒元瓘立龍封吳越國王王冊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
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
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
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好治
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治盡元瓘避之火輒
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曰文穆子

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二諸將皆少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之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為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連將捨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邁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龍封吳越國王王册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

十謚曰忠獻弟倣立

倣字文德佐卒弟倣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運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為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倣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倣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倣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且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愆歲除盡工獻鐘馗擊鬼圖倣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倣將殺己是夕擁衛兵廢倣囚於義和院迎倣立之遷倣于東府倣歷漢周龍封吳越國王賜王册金印世宗征淮南詔倣攻常宣二州以彥軍李景倣治國甲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侯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美亟言於倣請舉兵以應

倣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為王師必未渡
淮與程爭於倣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為景將柴克宏
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
僅以身免周師渡淮倣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
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
自唐末有國而揚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
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
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倣世宗諭之曰朕此
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
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倣兵甲旗
幟橐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
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歛其民以事奢僭

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筮三人坐負其負則諸
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筮數
已則以次唱而筮口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筮口百餘人尤
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
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倣勢
益孤始傾其國事貢獻太祖皇帝時倣嘗來朝厚禮遣
還國倣喜益以器服珍奇為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
中物爾何用獻為太平興國二年詔倣來朝倣舉族歸于
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
於夷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眾有以用之
歟善置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髮盜賊倣起於王

後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二
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
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
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閩世家傳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王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為農兄朝為縣史
唐末群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
置軍中以潮為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
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
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略自南康入臨汀陷渾浦有
衆數萬緒性情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
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為盜者
為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
吾屬不自保朝夕况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
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

軍中緒後自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朝也乃推潮
為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朝略
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朝即引兵
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朝泉州
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
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
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
士卒攻破之暉見殺是歲唐即以潮為福建觀察使潮以
審知為副使審知為人壯貌雄偉降準方且昂乘白馬軍
中號曰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之唐以福州為威
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
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以福州為大都督

府是時揚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之海自登萊明貢
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為人儉
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
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
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
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
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
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
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
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
朔延翰為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

制審知喪未暮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為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鱗

鱗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鱗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鱗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鱗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鱗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鱗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鱗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鱗攻其西門使

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鱗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害元執鱗誦之曰子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制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塘長興三年繼昇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為尚書令今皆已薨葬而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鏐遂絕朝貢鏐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鏐曰竇貝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鏐欣然遂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竇貝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竇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鏐乃即皇帝位受冊於竇皇以黃龍見真封宅改元為龍啓國號闡追謚審知為昭武孝皇

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為長樂府而閩地狹
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
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
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為亂鱗使彥視
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
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
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
以為然明日諷鱗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英為崇順
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鱗以語文傑文傑
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鱗遣人問之英言頭痛鱗以
為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
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公攻建州鱗遣

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鱗情
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
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
而至軍士踴躍釋文傑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鬻食立
盡明日鱗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為鱗造檻車以謂
古制也。鱗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
既成首被其毒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為鱗殺延稟
有功而典親兵鱗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為馬以
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非高
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
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鱗斬賜與金帛慰安
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

卒誣以罪殺之鱗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谷審知婢
金鳳姓陳氏鱗嬖之遂立以為后初鱗有嬖吏歸守明者
以色見倖號歸郎鱗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姁又有百工
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鱗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
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鱗婢春鸞有色其子繼鵬
蒸之鱗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鸞鱗怏怏與之其次子
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患西台王城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
鱗饗軍于大酺殿坐中民昏然言見延稟來倣以為鱗病已
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鱗無恙問倣殺
可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泣于皇城衛士而入鱗聞鼓噪
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殞殞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
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為倣所弑以鱗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

帝廟號太宗

繼鵬鱗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
衛事倣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為
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倣殺之昶其首于市倣部曲
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倣首奔于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
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册封昶閩王拜其子繼
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
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騎僮甚盛佗日損遇乙
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
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
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
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

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必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景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景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景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為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景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無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景愈惑亂立交婢春鸞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又遣醫人陳

究以空名堂牒賣官景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景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為定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景宮中當有災景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景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邠素以便佞為景所親信景以火事語之邠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景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龍會水及之歟殺數人景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義立謚景曰康宗

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景世徭彊難制景相王俊每抑

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泉舉
以示倓曰此將何為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
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塚戮
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曦命掠
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
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
女朝士有不賀者答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
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
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為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
贊不笞曦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
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
峻昇視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

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
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筭商之法
以獻曦曰匡範入中寶也巳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
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
水中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
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愛之用以為相曦常為牛飲羣臣
侍酒醉而不賤有訢及私弃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
并殺其贊者一入連重遇弒是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進
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
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
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
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為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
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延
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曦集
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
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
羣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并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
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
殺之以黃紹顛守泉州程斌貞守漳州許文績守汀州稱晉
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
王兵取福州矣吾屬樹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
人共殺紹顛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聞之亦殺斌貞迎王繼
成為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績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

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
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閩
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
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
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
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袈裟免率諸
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
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
州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留
從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為清
源軍以從効為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入
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漳

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
為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蜀是時世宗示與李景畫江
為界遂不納從効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晉開運三年
丙午南唐保
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威江南錄書保大三年勇王氏之
族遷于金陵者繆也據王朝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
人紀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夫之職以為據遂以王潮光啓二年歲在
丙午拜泉州刺史為始年至保大四年歲復在丙午而城故為六十一
年然其奄有閩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為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
國滅丙午是也其始年則牽於讖書繆矣准江南錄又差其未年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
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
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
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
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
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
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備破在旦夕而大王之
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
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受以計引見太祖景曰
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

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為然
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
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李興由是知名
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當
唐之末襄州趙匡凝龍襄破雷彥昇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為
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李興
為荆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李興節度使二年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為諸道所
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
緝綏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為將帥梁軍司空董
王保義等為賓客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謀阻兵
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為蜀將王宗彥所敗又

發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為孔勅所敗乃絕貢賦累
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衣冠劍佩貞明三
年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董等
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為不可曰梁唐世為仇敵火
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彊
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為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
士三百為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
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
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為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
動來者而反廢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
可莊宗乃止置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
征蜀何者為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

宗大悔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為榮耀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琪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為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為屬郡唐大出以為季

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而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為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明季興秦王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謚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為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寧季興遂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為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曰武信三年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為人明敏多權詐

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為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泚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並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疋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為援從誨外為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丹師為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為屬郡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為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為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為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為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虜虜置鎮州未嘗以此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

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音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為譏已即以大卮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李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弟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特為節度副使兼岷州刺史從誨卒拜
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
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為應又
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
所與牋大喜賜以絹萬匹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三貝京
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夫保融以謂器械金
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
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為牙兵衣食皆給于梁
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
命泰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
保勗其從叔從義謀為亂為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
而殺之宋興保融懇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

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貞懿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勗
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
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寤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
子繼冲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冲判內外兵馬十
一月保勗卒年二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冲立

繼冲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
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
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
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
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
一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直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

繼冲去斥候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為然景威出而歎曰吾
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冲
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市列
衢巷大懼即請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冲為節度
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冲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
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
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史其後事自具國史

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皇朝
乾德元年國除此五十七年

季興與咸年世甚
明諸書皆同蓋自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盛高淑傳汝舟校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
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旻為
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
為樞密使新討三叛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
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
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
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
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其家徠籍下民
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渴弒旻乃謀舉兵周太祖

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
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贇為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
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為帝
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為飛
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贇之意因
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
為疑旻喜益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驥曰郭公舉兵犯順
其勢不能為漢臣必不為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
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
驥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驥臨刑歎曰吾
為愚人畫計死誠且美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
旻聞之即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佞已而周

太祖果代漢降封贇相陰公旻遣牙將李訥奉書周太祖
求贇歸太原而贇已死旻即慟哭為李驥立祠歲時祠之
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
為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為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為宣徽
使遣通事舍人李訥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元欲與
旻約為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元欲稱姪皇帝
以叔父事之而已元欲遣燕王述乾政事令高勳以冊尊
旻為大漢神武皇帝并稱旻妻為皇后元欲性豪雋漢使
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元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
卒然元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
勳以自愛黃驢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元欲為述軋
所弒述律代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

以攻周述律遣蕭厲厥率兵五萬助晟晟出陰地攻晉州
為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晟軍凍餒亡矢過半明年又攻府
州為折德辰所敗德辰因取崑崙軍周太祖崩晟聞之喜
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
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晟晟以張元徽為先鋒自將騎
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
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
晟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
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
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
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躡晟亦列為
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晟居其中衮攻周師謂

晟曰勅敵也未可輕動晟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也衮
怒而去晟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
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晟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
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
數千奔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
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晟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
遏晟遂敗日暮且夜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
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
因乘勝追擊之晟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為周
師所獲晟獨乘契丹黃駝自鵬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
谷間得村民為鄉道誤趨平陽得作道以歸而張元徽戰
歿于陣楊衮怒晟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晟歸為

黃驪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
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
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御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
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於
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為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遽
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彥超遣王得中送揚袞以歸因乞援
兵于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彥超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
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世宗
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袞歸無所求也世宗信
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彥超自敗於高
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承鈞彥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彥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

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為兒許其嗣位初彥常謂
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寃義不為郭公屈爾期
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讎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
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
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既立始赦境內改
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契丹遣高勳以
兵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瓌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
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
宗班師乃已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
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
乞兵為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冲導筠意請無用契丹兵
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群臣餞之汾水僕射趙

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
承鈞至太平驛封鈞隴西郡王鈞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
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
世仇也聞鈞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楚貞監其軍鈞心益不
平與楚貞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鈞敗死衛
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鈞反狀融言
不遜太祖命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
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傳其創造融
致書于承鈞求周光孫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
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衛融盧
贊吾以為恨爾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為
參議國政無為棣州人方穎烏喙好學多聞善於辯嘗衣

褐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河中無為詣軍門
上謁詢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為漢大臣
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由
是太祖不納無為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嘗識之
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為相五年宿衛殿直
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嘗
乃罷常樞密為汾州刺史繼殺之自是世凡舉事必稟契
丹而鈞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責承鈞改元援李筠殺段
常不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
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
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
五臺山僧繼顯為鴻臚卿繼顯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

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為浮圖後居五臺山為人多智
善商財利自是世頗已賴之繼顯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
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顯常得其馬以獻
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
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治建寶興軍繼顯後累官
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太祖皇帝嘗因界上
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尔
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
以決勝負承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
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
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曰天謂謀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
路以為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

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為卒是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
釗婿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
所用妻以是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常怏怏因醉拔佩刀
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是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
氏及是女皆卒是女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
為子承鈞立以繼恩為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
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為不對承鈞病
卧勤政閣召無為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於
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練裳視事寢處比日居勤政閣而承鈞
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大原府解九月繼恩置酒會諸
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

閤閉戶而殺之郭無為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
初承鈞之語郭無為也繼元因然無為不助已及立欲逐之
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為之謀霸榮死口滅而
無知者無為迎繼元而立之繼元為人忍且子十餘人皆
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錡錯錡錫銑於繼元為諸父皆為
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
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為郭氏所責既而以它疾而
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縋
服哭承鈞于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
類矣繼元立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
皇帝以詔書召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為安
國軍節度使無為捧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

守以拒命無為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為左右所持繼
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為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
王師蓋欲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官者衛德貴察無
為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太祖皇帝命引
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颺出塞之是
時王師損兵甘草地中會歲暑有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
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
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太平興
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樞密
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昇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
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為右衛上將

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庚午	巳巳	戊辰	丁卯
二	四	三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通正	五	四	三	二	永平	三	二	武成	蜀
	貞明				乾化				南漢
	貞明								楚
									吳越
									閩
									南平

丁丑	戊寅	巳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六
天漢	光天	乾德	二	三	順義	二	四	五	六	威康	大有
貞明	貞明				龍德					白龍	三
					龍德					天成	二
										寶正	三
					龍德					天成	是歲
					龍德					天成	是歲

癸丑	三	六	十一	十六	廿一	廿六	三十一	顯德	顯德
甲寅	<small>世宗</small>	<small>是歲</small>	十二	十七	廿二	廿七	三十二	顯德	
乙卯	二	八	十三	十八	廿三	廿八	三十三		
丙辰	三	九	十四	十九	廿四	廿九	三十四		
丁巳	四	天會	十五	二十	廿五				
戊午	五	二	<small>交泰</small>	三	六	<small>是歲</small>			
已未	<small>共黃</small>	三	顯德	四	七	十	十三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其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

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夫哉或謂劉旻嘗致書于周求其子燹員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忘漢為難而以失子為難也曰漢嘗認立燹員為嗣則燹員為漢之國君不獨為旻子也旻之大義宜不為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十國年世惟楚閩東漢三國諸家之說不同而互有得失最難考正今畧其諸說而

癸丑	三	六	十一	十六	廿一	廿六	三十一	顯德	顯聽
甲寅	<small>是歲周</small>	七	十二	十七	廿二	廿七	三十二	顯德	
乙卯	二	八	十三	十八	廿三	廿八	三十三		
丙辰	三	九	十四	十九	廿四	廿九	三十四		
丁巳	四	天會	十五	二十	廿五				
戊午	五	二	七	十二	十六	廿一	廿六		
己未	六	三	八	十三	十八	廿三	廿八		

共受月盤
明正月盤
交泰
顯德
是歲如意
是歲周
行逢立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其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

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旻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質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忘漢為讎而以失子為讎也曰漢嘗立義質為嗣則質為漢之國君不獨為旻子也旻之大義我宜不為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十國年世惟楚閩東漢三國諸家之說不同而互有得失最難考正今畧其諸說而

正其是者庶幾博覽者不惑而一以年譜為正也。○馬氏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並云殷以長興元年卒是歲子希聲立長興三年卒不五代舊史殷列傳云殷長興二年卒享年七十八子希聲立不周歲而卒明宗本紀長興元年書希聲除節度使起復三年八月又書希聲卒今據九國志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享年七十九蓋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為得其實而希聲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皆以三年卒與明宗本紀皆合不疑惟舊史書殷卒二年及年歸于金陵五代舊史云特廣順元年也而運歷圖云乾祐二年馬氏滅者繆也初殷入湖南地得石藏云龍起頭猶掉尾蓋殷以乾寧三年歲在丙辰自立於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城九國志以乾祐三年為辛亥胡相故事以顯德元年為辛亥者皆繆也惟五代舊史得其實。○王氏世次曰胡曰審知曰延翰曰鱗曰景曰曦曰延政凡七主而胡以唐景福元年歲在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三年丙午而城實五十五年當云七主五十五年為得其實而運歷圖云五十六年九國志五代舊史紀年通譜閩中實錄閩王列傳皆云七主六十年者皆繆也。○審知五代舊史本傳云同光元年十二月卒九國志亦云同光元年卒運歷圖同光三年卒今檢五代舊史莊宗本紀同光二年五月丙午審知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豈得卒於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庚子福建副使王延翰奏稱權知軍府事三月辛亥遂除延翰威武軍節度使以此推之審知卒當在同光三年十一月蓋開去京師遠明年二月延翰之奏始至京師理當然也又據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審知在位二十九年審知以唐乾寧四年嗣位是歲丁巳至同光三年乙酉實二十九年則運歷圖為是而舊史九國志云元年卒者皆繆也。○鱗本名廷鈞五代

舊史本傳云在位十二年九國志云在位十一年閩王列傳紀年通譜皆云在位十年蓋鱗以天成元年殺延翰自立是歲丙戌至清泰二年乙未實十年而卒與閩王列傳合而舊史九國志皆繆也。○清泰二年改元末和是歲見殺而舊史九國志運歷圖皆無末和之號又運歷圖書鱗見殺在天福元年丙申者皆繆也。○劉晏九國志云乾祐十年十一月晏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德元年也而五代舊史周世宗實錄運歷圖紀年通譜皆云顯德二年冬晏卒又有晏為中書舍人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云晏乙卯生卒年六十一子承鈞立承鈞丙戌生時年十九保衡是晏之臣其親所見聞所得最實然而頗為傳寫差誤兩按保衡書晏乙卯生若享年六十一當於乙卯歲卒則是顯德二年也又書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則當是顯德元年甲寅歲也豈有晏卒於二年承鈞以元年嗣位理必不然以九國志參較晏享年六十顯德元年卒承鈞以是歲嗣位時年二十九為得其實但見聞要錄行字爾其云二年卒者皆繆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喪三年至乾祐九年服除改十年為天會元年當是顯德四年而紀年通譜以顯德三年為天會元年者終也晉與梁為敵國自稱天祐者二十年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成梁而為唐故不列於世家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盛高濂傳汝舟秘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疆為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

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疆五代之際
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
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烏羅漢復里
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
又以為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
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
八部其一曰俱利舍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
納尾部五曰莫沒部六曰內會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
盟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
其歲久或其國有灾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
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
輦次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

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
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遙輦不任事選於其
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
略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
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
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之者由是阿保機益
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
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
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
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
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
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

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
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搗我諸部以為
然共以半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
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纂唐晉毛李克用使人聘于契
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
手約為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
遺晉馬千匹詔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書太
府卿高順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
解里隨項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册
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
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册為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
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二箭屬

莊宗期必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
未嘗封册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二年
阿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
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
祈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
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
進引契丹數千萬人至德威懼引軍去為契丹追及大敗
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山谷所得
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
教契丹為水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
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闖寶李存
審等救之契丹數為李嗣源所敗乃解去契丹比作夷狄

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為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
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咒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
我歟猶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
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
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
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
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
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不葉山
起南樓往來歟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
東向而拜日其大雷曰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
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
兵必并擊已遣其子郁詵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

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異款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
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
而為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
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
遠赴公之急我聞晉兵疆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
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
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為契丹必為患不
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為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
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
沙河郁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
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
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

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慮文進
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
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茨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
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
女直渤海等在其後必駭乎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
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
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
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
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尔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
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
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為衆所推已副人望阿
保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

也昨聞中國禍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
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
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惣管所領精兵三十
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踐
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
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
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
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
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
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
謂坤曰吾能漢語歎絕口不道於部又懼其効漢而怯弱
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

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為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其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為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為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詰之延徽懇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士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為不可延徽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公定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王八而下阿保機僭

號以延徽為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公後卒于虜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為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騰指揮使安金德報聘定州王都及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斡斡前刺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斡擊斡晏球於曲陽為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赤貌益禿斡以騎七千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藐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為趙德鈞所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禿斡斡前刺皆送京師明宗斬禿斡等六百餘人而赦赫藐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為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由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之以為嗣然述

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為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為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使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于友通穆烏曰穆順義散羅曰羅賓德易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為歸化歸德將軍即將又賜前所獲赫遼姓名曰狄懷惠担列曰列知恩前刺曰原知感福即曰服懷造竭失記曰乙懷宥其餘為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替其華三年以替其華為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故王都為王晏安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貌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

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貌前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種唐時置東西狹石淥疇米磚長揚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已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鹽溝直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貌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

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摠大同彰國振
武威塞等軍御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
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及
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
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
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
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為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
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
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瑭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
德光約為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
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
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

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
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圍柏台不救德光謂
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
為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
視予猶父已而揚光遠殺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
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
事已成吾命大相温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
北臨訣執手噓欵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
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
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
事劉守光守文為軍校莊宗代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
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元為脩縣令劉守文攻

破脩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為子
延壽為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
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
壽明宗時為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為樞密使晉高祖
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
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
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為諸道行
營都統延壽為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為延壽求鎮州節
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
破太原雖代子亦可若敢寇要君但恐大兇俱斃因遣使
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己為帝德光
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即美石爛可改

也德光至路州鎖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
汝父子自求為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
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
為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
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
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字
一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
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
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
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德光遣中書令韓頰奉册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
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函簿奉册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

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
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
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及青州招
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為三西出鴈門攻
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
德光與趙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
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
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
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
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
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其兵為
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

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
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
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
東新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
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與契丹戰於榆林幾為所
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
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
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
聞晉軍直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
渴斃棄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軍中呼其衆曰晉軍
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
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

領大將各營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
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
以脩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歇兵德光母述律嘗
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
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不復
遣使然數以書召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意
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盟書偽
為好辭報盟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
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
李守貞張彥澤等出攻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
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
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兵出

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
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
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
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
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
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
為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
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
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假顧也止而不
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
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日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
北皇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貂帽立馬

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
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
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謂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
出帝負義戾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
門廡殿庑皆磔犬掛皮以為狀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
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擅裘
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
朔金吾六軍殿中自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
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
年為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為帝故契
丹擊晉延壽常為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
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

求為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為
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
為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
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涂其錄尚
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為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
前為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為右僕射兼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為宰相礪明宗
時翰林學士豆且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
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為德光所鎖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
其文學仍以為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為追者所
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
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

此人致其逃去過在兩也因答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
愛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
延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為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
在上國時嘗遣馮道奉明北朝道齋二貂冠其一宰相韓
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
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
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
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齎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
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
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
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老君之命為書
以賜國君其書常日報兒白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

酋豪及其通事為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
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自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
民號為打草穀東西二三百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
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
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
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
國舅及將以為節度使李松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
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
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
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
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
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

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
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為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并邑
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
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藥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
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羝焉永康
王兀欲立謚德光為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為太祖德光為
太宗

五代史記第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二

宋歐陽脩撰無黨注明任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
王契丹好飲人二粟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
輒挑目剗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
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
書發覆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
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
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賢為皇城使李彥紳殺突欲于其
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
光殺繼賢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德光死藥城兀欲
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

遣人求鎮州管鑰于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
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
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
為妹五月朔日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松馮道等置酒酒
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
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殿天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
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等子一莖許我知
南朝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
去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
籍其家貲兀欲宦德光遺制曰永康主大聖皇帝之嫡孫
人白王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白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
遣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奔汴州而北至鎮州

兀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
胡人為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鑿之是夕礪卒兀欲為
人雋偉亦工書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
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
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
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
之兀欲留其將麻谷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
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濟從行與其祖母述
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其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
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為人多智而忍阿保機
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為寡婦矣汝等豈宜有
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

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為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
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為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
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
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
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勿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
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
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
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
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
中人畜田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
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
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

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答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
北麻答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為邢州節度使兀
欲立命守鎮州麻答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
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
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答已去馮
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
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
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為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太
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首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
兀欲彊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
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
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

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中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日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征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為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為合口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言安為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宋都虞侯韓通為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艤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尾橋淤口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尾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

今以還漢又何惜邪述律後為庖者因其醉而殺之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疆弱予讀周且曆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龍衣人輕萬乘之重於萑蒿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合密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

邵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
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
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
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
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
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鷄鳴山云唐太
宗北伐聞鷄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
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山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
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
也可一南望而為水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
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
長五十里高山峻谷中不見日而寒尤其甚已出谷得平地

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
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
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三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
色燦人一日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
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其所向不知為南
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元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
律兵敗而北元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
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
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
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
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
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

面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
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翫尤美而本犬
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
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蕪枝葉有芒刺如箭前羽其地皆無草
无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行六
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
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无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
祭器物者得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戈禮畢問其禮皆
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
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
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
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皆契丹所虜中國衛

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隣嶠教其逃歸裔
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
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浴之
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羣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
以牛負物遇雨即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
生肉能釀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
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
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
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
人長大髡頭酋長全其髡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
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
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

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
 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
 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冰厚三
 尺春冬冰徹底常燒罌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人
 尾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
 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鞞劫子則皆
 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
 室韋其地多銅錢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
 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
 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音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
 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二音有中國人至
 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

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啣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
 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四匹遣十人齎乾草北行
 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
 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
 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
 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耶
 壇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
 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
 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采以語
 漢人使漢人怒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

嶠歸錄以為陷虜記云 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舛謬非一莫可考
 惟嘗見於中國者可據也據耶律德
 光立晉高祖冊文云惟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
 上之得唐天成三年戊子為天顯元年按契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

年而自立三年改元天顯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木
肆赦稱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盡十年
而十一年改為會同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考
也附錄所載庚戌年號多畧不書蓋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記第七十三
其文多與前卷重複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受盛高濂傅汝舟校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
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薈部
二曰啜米部三曰輿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墨訖支部後
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
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霫
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
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斂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
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奚去諸之
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稼秋熟則來獲客之山下
人莫知其處舉以平底瓦鼎煮糝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

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
威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
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見姊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
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
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刺
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吾我者掃刺與逐不魯爾乃
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其後
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徒媯州自別為西奚而東奚在琵琶
川者亦為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野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
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徧中為吐蕃所攻部族分
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慕容拓拔赫連等族懿

宗時首領赫連鐸為陰山府都督曷曷討罷勛以功拜大同
軍節度使為晉王所破其部族殆徧散處蔚州界中莊宗
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為柵莊宗為置靈州
奉化兩府以承福為都督賜其姓名為李紹魯唐時常
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
渾為契丹後屬而苦且苛慕容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
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其臺山入處中國契丹
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詰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
澄率兵搜率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
苦契丹思得吐渾為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
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
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

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御虜是歲大執吐渾多病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亡出塞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白鐵匱等其羊馬毘毘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為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母兒來朝貢母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曼刺來朝不知為生熟渾蓋皆微不足考錄

達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為奚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靺鞨舟或屬渤海其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靺鞨當唐末必嘗見中國有厚相溫于越相溫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龐則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為蘇浦鏗等

所敗茸亡入達靺鞨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通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召達靺鞨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靺鞨蓋唐常後屬之長興二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西與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剝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為最强唐

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强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於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鴛壯皆售御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為樂去又厚以賜資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為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為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

悉孽勒強賴埋斯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季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覓悉浦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至周太祖時附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雞族強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雞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雞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雞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接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吏為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佗諸族散處

邊界上者甚眾然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者矣至唐之末為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恭潔普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孰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者矣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天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區以安西都護府羈縻其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二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戍成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而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

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其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大寶具中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其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其州為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其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朝義為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

以東為突厥党項所隔郵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
其戍兵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
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
吳繼勳代文謙為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
州押牙陳延暉資詔書安撫涼州人共劫印由延暉立
以為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迪嘉施來請命漢即
以為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
師因來請命即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
少起盜賊為交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弊衣逢
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饑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
請師峻即建言京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率募府
率供奉官能往者有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為左衛將

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
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
樂劉少英為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
羗用其酋豪為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
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
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
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
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
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
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為瓜州團練使其所貢駝砂羚羊
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氈金星瑟瑟胡桐律大鵬砂氍毹玉團

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者皆失其紀而吐
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
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
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
皆披以拜委身死轉落其纒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
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為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俗物見於唐著矣唐嘗以
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為舅其國本在汝陵水上後為黠
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為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
衆西徙後屬蜀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
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
鶻數至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為甥梁乾化

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
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宗
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
卿鄭績持節用仁美為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秋銀
立遣都督安千相等等來同光四年秋銀卒阿咄欲立天成
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等來明宗遣使者用仁
裕為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用為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
其為秋銀親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
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犍牛綠野馬獨峰駝白貂鼠羚羊
角硃砂膾膾金剛鑽紅鹽黑麴驢駝之革其地宜白麥
青麩麥黃麻葱韭胡荽以處所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
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

以為禮婦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
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
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縲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
國其所齎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為市者輒罪之周太
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
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
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
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
羅門為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疎勒
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
來貢紅鹽鬱金犍尾牛尾玉氈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

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官開聖天為大寶于
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
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
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
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點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
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里堡沙尤蕭遂登沙嶺沙嶺党
項牙也其酋曰捺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
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自餘里漢小月支
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
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
蹄木遊木遊四窠馬蹄亦繫四窠而綴之駝蹄則包以氈
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

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
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
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
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
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窟也
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
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孽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
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使匈奴屯田於吾廬蓋其地也地
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大風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
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羊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
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醜
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畏之胸以上渴又西渡陷河伐檉

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緝州緝州于闐所置也在
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
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開殿有樓
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
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
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
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虜州涓州其南千三
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王者此
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
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
勞王于河然後國人得勞王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
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闐聖

天頗責請之以邀誓約臣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
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
鐸來

高麗本扶餘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
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
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
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
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玄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
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
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
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
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

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叙孝經一卷
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叙叙孔
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越王為問目若今正義
皇靈采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曰食星變皆入經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
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
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乞四比羽走遼
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
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
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為都督封渤海
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
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

同譚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并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為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為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至平昔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為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元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元兒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皆失

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姦太子桃李花立嘗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諶乃以龜年為使虎為副諶為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為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入隨龜年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二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諶自三豆耳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諶等持金幣招撫南詔諭以威德皆不納至明宗時嶺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可率來朝貢明

宗拜甲晚寧遠將軍又以入渡河南山前印州六姓都鬼
主懷安郡王勿定標莎為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
軍馬昭遠為入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為生而無城郭聚落
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為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見於
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
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箇朱砂五百兩蠟二百斤昆
明在黔州西南二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氍
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
羅賧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王附牂
牁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界雲南南鄰真

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兒
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
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
水十五瓶其表以首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油以灑
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
滅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城史之所紀其西
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為中國利害云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圖書館藏' (Library Collection).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with characters: 川圖藏 (Chuan Tu Cang).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title and a list of entries.

